

九曲黄河天上流，万年文明礼乐传。

2025年4月30日，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山东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大河长歌——山东文物鄂尔多斯特展”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4号展厅正式对外开放。

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既是农耕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又是东方礼仪的发祥地之一。而地处黄河中游的鄂尔多斯，则位于农牧文化交错带，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北疆文化，与齐鲁大地交相辉映。

主题聚焦，脉络清晰

本次展览以黄河为纽带，以中华礼乐文明为主题，精选了200多件（套）珍贵文物，串联、解读古代中国“礼乐和合、美美与共”。展览包括四个部分，从玉器之礼的“权力象征”、陶瓷之礼的“生活升华”、青铜之礼的“华贵庄重”，到礼乐文化的“多元一体”，层层揭示礼乐文明的演进逻辑。

玉之光：玉器之礼源于美
以玉器为载体的玉文化，是中国具有普遍认同的精神文化谱系之一。展览展示了山东史前及夏商周不同时期的石质、玉质出土文物54件（套），反映了史前及夏商周时期古代中国礼制出现和形成的“真实”面貌。龙山文化的四孔大玉刀展现片切割技术的巅峰；而牙璋的扩散则揭示了早期国家礼仪的传播路径；焦家遗址出土的玉钺上残留的朱彩，印证了史前玉器与权力的紧密关联；鄂尔多斯沙日塔拉遗址的玉琮与玉人形器，则补充了北方鄂尔多斯地区用玉礼天的独特实践。

玉器单元聚焦“以玉载礼”的文化传统，展示了美玉、信仰逐步化身为国家王权政治、社会规范标尺的过程，见证中华文明包括礼制文明的传播。距今约4000年前，牙璋在黄河西向逆流扩散，距今约3700年前又由西而东反向扩散。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的遗址中。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间，即龙山时代末期，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早期阶段的沙日塔拉遗址发现牙璋，两地的牙璋基本“同时”出现。夏商之际，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远达长江、珠江和越南北部等地区，其流行时间长、分布范围广。

陶之礼：陶器之礼妙于用
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对人类的一大突出贡献。本次展览展示了两地陶器60余件（套），从日常生活用具到礼器的升华，体现东方礼制萌芽发展的历程。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钵孔高柄杯轻薄如纸，彰显贵族身份；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最精致之器”，其快轮工艺至今令人惊叹。鄂尔多斯沙日塔拉遗址的陶甗与陶三足瓮，则与山东陶鼎等形成呼应，展现黄河中游先民的智慧。

《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可见先民概将美食盛放在陶器中奉献给祖先和天地神灵，反映了陶礼器产生的历史。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一些形体硕大的敛口直腹甗，概是一种大型礼仪宴会或祭祀过程的“神器”。两地贵族墓葬中有规律地随葬成组陶礼器，成为彰显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两地客观见证了彩陶伴随着社会上层的逐步崛起而出现的历史，统一的彩陶纹饰装饰和较为“固定”的制式也赋予了彩陶礼器的功能，成为大时代大文化的代表，代表着古代礼制形成的先声。陶礼器中许多文化因素被夏商周中原礼乐文明所继承，蔚为壮观。山东地区的白陶，在夏商文化中得到传承；陶鬲，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此后逐渐向各地扩散，对后世商人和秦人的族源传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觚到夏代时已是重要的礼器之一，后来形成了商代重要的酒礼器——铜觚。作为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槨制度，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后在龙山时代得到巩固和完善，并被夏商周三代统治者所吸收，成为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黑陶的发源地，黑陶是专门或主要用于礼仪活动的陶器。还有鼎、鬲，鼎在距今7000多年的山东北辛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后遍及大半个中国；鬲是距今4600年前后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率先发明和使用的一种器皿，其后由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向东、西北、东北扩散，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山东西部出现陶鬲，在这里完成了鼎与鬲的组合。



展厅

陶鼎、陶鬲最终构成夏商周至高无上的礼制核心。

铜之华：青铜之礼隐于华
青铜单元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主题。展览共展出两地青铜器约60件（套），反映了游牧丧葬制度的北疆等级特色，以及与农耕文明礼制的交流交往融合。
商周时期，鼎簋组合是宴飨的象征，也是贵族等级的标志，是礼制最主要的实物体现。从朱开沟遗址的发掘来看，环首青铜刀、环首青铜剑开创了北方草原及邻近地区青铜刀、青铜剑的先河。商至周的北方草原，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北方系青铜器群，同时与中原形成新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

乐之和：礼乐文化藏于器
乐舞单元从史前乐器到周代礼乐，展出山东乐器7件（套），鄂尔多斯乐器1件，勾勒出“以乐和天地”的哲学。以不同时代的陶、骨、石、青铜乐器展现两地音乐文化发展，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和艺术成就，系统呈现礼乐文化内涵与发展脉络，反映礼乐文明的发展进程。

展品多元，考古实证

展览精选200余件（套）山东与鄂尔多斯地区珍贵出土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商周及春秋战国等阶段的文物均有呈现。如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玉串饰、玉环、玉刀、玉斧，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彩陶钵、彩陶壶、陶鬲、高足杯、鼎、陶鬲、三足瓮，龙山文化的黑陶豆，商代的亚醜钺（复制品）、青铜剑、青铜戚，夏代的陶鬲、陶甗、玉琮、骨笛，周代的圆雕车马器、金銀器，汉代的青铜牌饰等，全面展示不同时期文化风貌。

其中，玉器主要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邹城野店遗址、长清区东孙村西沙河、济南章丘焦家遗址、沂南县罗圈峪、日照两城镇遗址、青州苏埠屯遗址、沙日塔拉遗址、朱开沟遗址等，包括饰件、石斧、玉斧、玉刀、玉琮等，从礼玉到装饰玉，反映权力与审美演变；陶器出土于大汶口遗址、邹城野店遗址、潍坊官庄遗址、临沂大范庄遗址、安丘景芝、济南章丘焦家遗址等，展现由日常饮食器向礼器转变的过程；青铜器主要出土于长清区小屯遗址、李家庄遗址、沂水刘家墓墓地、莒县天井汪、临淄齐故城内姚王庄、朱开沟遗址、西沟畔墓地等，涵盖兵器、礼器、金銀饰品、车马具等，反映不同区域青铜器的情况。以山东等区域形成的一套集酒器、食器、水器、兵器、乐器于一体的礼乐文化，和以鄂尔多斯地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又兼有中原礼制的礼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成长，成为中国古代青铜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乐器相对较少，有龟背器、陶器、青铜器、骨器等，但仍反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多样性，各具特色，亦均为出土文物。

拓展深入，多样呈现

文化背景深入拓展。各单元设置知识拓展板块，介绍文物相关背景知识。如玉器的产生、石斧至石钺的发展、扉牙起源与演变、陶鼎产生的微缩展示等，以及考古知识的总结呈现，如史前文化列表展示、彩陶图案列表展示、陶鬲的发展序列展示、文化命名的解释、专题视频播放、数字化场景呈现等，拓宽观众知识面，加深对文物和古代文化的理解，提升展览文化内涵。

展陈辅助手段多样。运用图版、图表、示意图、背板文字、视频、微缩场景等进行辅助展示。设置遗址分布图、器物演变示意图、文物使用方式示意图等，直观展示文物信息和历史背景，增强展览观赏性和观众理解度。展览巧妙运用多媒体与场景还原，增强互动性。

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更揭示文明多元共生的深层逻辑。“大河长歌——山东文物鄂尔多斯特展”不仅是一次文物、文化巡礼，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礼乐文明对话。当山东、鄂尔多斯两地礼玉契合共生，陶鼎相逢陶鬲，青铜钺邂逅青铜短剑，黄河下游、中游礼制的交流交融历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基因清晰可辨。

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用创新守护精神根脉。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结合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和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主题活动周相关内容，先后推出五大主题系列活动。活动以“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全民共享”为核心，通过数字展览、研学体验、非遗互动、国防教育及文物探秘等形式，深化公众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助力文旅融合与社会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展览：科技赋能，弘扬公仆精神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原创展览“刘少奇廉政风范专题展”推出线上数字展厅，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云观展”。该展由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长沙市纪委监委、长沙市委办公室共同策划，分为“反腐倡廉的开拓者”“廉政思想的奠基者”“廉洁从政的带头人”三大展区，汇集70余幅历史图片、50余件珍贵文物及多媒体互动装置，生动还原刘少奇同志清正廉洁的一生。展览既是对革命传统的致敬，也为新时代廉政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研学实践：以诗为媒，赓续红色血脉

“花明楼的小诗人”活动聚焦青少年教育，将红色文化与现代诗歌创作相融合。学生们通过参观陈列展览，聆听少奇故事，感悟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专业导师团队以沉浸式教学引导创作，少年们将历史沉思落笔成诗——“我看见他为了国家的坚定信念”“为工人呐喊，为全中国的人民呐喊”，当清脆的童声相继响起，安源路矿的汽笛与新时代的晨钟在诗行中交响共鸣，中国工人运动的百年征程和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通过童真的艺术表达完成当代转译，在平仄韵律间绽放永恒的生命力。

泰山岱庙《张迁碑》

倪雁 赵鹏

《张迁碑》，这座东汉中平三年（186年）的石碑，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宝藏。它以独特的形制、精美的装饰和深刻的内涵，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

沉埋岁月，难掩绝世芳华

东汉时期，《张迁碑》作为纪功碑被竖立起来，此后被深埋地下，鲜为人知。宋代欧阳修于1063年成书的《集古录》，赵明诚于1129年完成的《金石录》，洪适在1167年刊刻的《隶释》《隶续》等早期金石著作，都未曾收录它，仿佛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存在过一样。

直到明代初年，《张迁碑》才重见天日。人们对《张迁碑》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其书法艺术和历史价值上。近现代诸多研究论文，也大多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但关于它的外在形制与装饰，却长期被忽视。

启功先生曾评价说：“《张迁碑》用笔最奇，而结体亦出人意料。其笔画粗细变化不大，而笔力内蕴，如绵里藏针，绝无柔媚之态。”此碑书法价值极高。其字体以隶书为主，笔画刚劲有力，结构严谨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多变。起笔收笔果断干脆，线条质感古朴厚重，充满了金石韵味。在结体上，它多呈方整之势，重心平稳，却又通过巧妙的笔画穿插与空间布局，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疏密对比，使整个字体显得既规整又富有变化。这种独特的书法风格，不仅展现了汉代隶书的成熟与魅力，还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众多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范例。

形制特征，镌刻时代印记

《张迁碑》的碑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清晰表明这是为张迁所立的功德铭。张迁曾任荡阴令，卸任后，人们为缅怀其功德而立此碑。

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对汉碑形制多有研究，提及汉代碑刻因功用不同，形制存在差异。墓碑多为圭首，纪功碑一般为圆首。“穿”是汉碑常见特征，指碑中上部、额之下的圆孔，但纪功碑通常无“穿”。《张迁碑》现陈列于泰山脚下岱庙天贶殿东侧碑廊，与之相邻的汉《衡方碑》是圭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碑额正中曾有一穿；其左侧并列的晋《孙夫人碑》也有穿，这些都可与《张迁碑》形成对比，助我们理解汉碑形制特点。

《张迁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高263厘米，通宽（含碑刻装饰）115厘米，碑侧厚22厘米。碑首与碑身为一石，碑首呈半圆形，内刻额文；碑身刻正文，详细叙述张迁的祖源、声名、简历及功勋，如“世载其德”“国之良干，垂爱在民”等，叙事规范，堪称汉碑“表颂”的典范。碑阴记录立碑投资者名氏及钱数。原碑座已佚，现碑座为水泥制品。这种碑刻形式（首、身、座）以及碑身正面刻正文、阴面作附记的模式，被后世广泛沿用。

灵动装饰，演绎艺术传奇

龙、凤、人在碑刻画面中围绕碑侧，碑首环形布局，是《张迁碑》装饰艺术的精妙之处。碑两侧各有3条螭龙对称分布，共6条。螭龙姿态各异，以匍匐之姿卧爬于碑侧，行走方向不一。下端之龙下行，头抵碑身下部；中端之龙上行，与下行者交缠；上端之龙上行至碑首，尾被中端之龙所衔，两侧上

以文化之光点亮未来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推出社科普及周系列活动

周丽



非遗体验活动

非遗传承：匠心体验，活化文化记忆

在“寻非遗经典 薪火匠心”活动中，非遗文化的科普与体验成为亮点。现场通过图文展板及专家讲解，系统呈现水拓这项非遗的历史脉络与保护成果。沉浸式手作体验区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传统水拓画工具与原料。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亲身参与水拓制作过程，还能将完成的作品带回家。活动负责人介绍，非遗体验不仅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以互动形式激发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情，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国防教育：铭记历史，共筑家国担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永不褪色的记忆”国防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四大篇章唤起公众爱国情怀。“铭记历史”篇以史实影像揭露侵略暴行；“铭记英雄”篇播放抗战老兵纪录片，诠释爱国、团结、坚韧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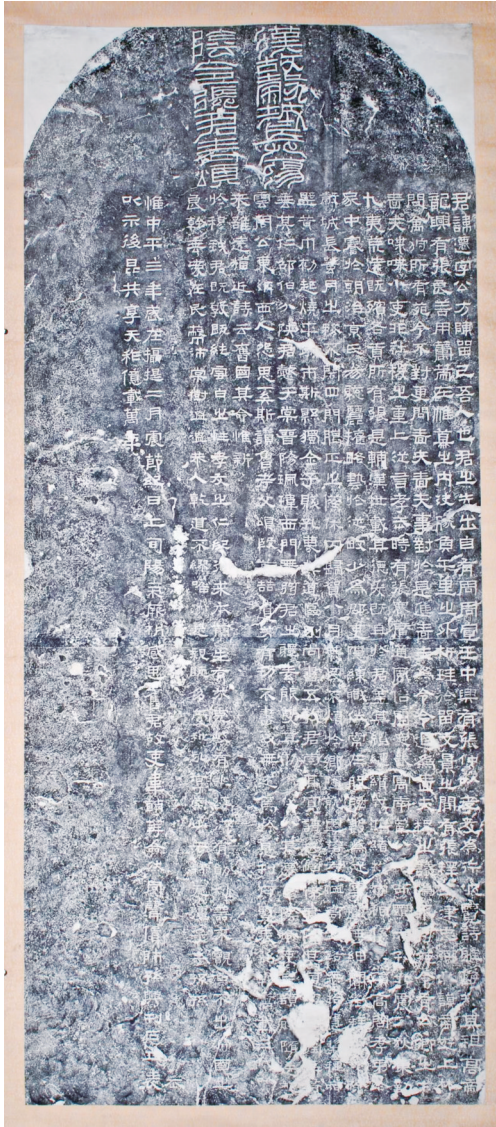
观众跟随专业文物保管员探访文物库房

内核；“团结奋进”篇聚焦现代国防体系，展示军改成果与科技强军成就；“使命担当”篇则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公民国防责任。活动还通过直播形式实时呈现各环节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传播，有效拓展了国防教育的传播维度。

库房探秘：揭秘幕后，拉近文物距离

活动首次开放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推出“文物探秘”体验。观众跟随专业文物保管员探访恒温恒湿的库房重地，近距离观赏未展出的馆藏珍品，了解文物修复与保存的科学流程。这一突破性尝试打破博物馆“幕后”的神秘感，让公众直观感受文物保护工作的严谨性与专业性，进一步拉近文化遗产与大众的距离。

此次系列活动通过资源整合、跨界联动与技术创新，实现“教育性、趣味性、普惠性”的统一，吸引上万人次参与。今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将继续探索博物馆在快速变迁社会中的角色转型，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鲜活的表达，为公众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让历史智慧照耀时代前行之路。



《张迁碑》

《淮南子》记载“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碑中龙吞凤尾的图像，体现龙、凤相“生”的联系，宋《譚元文集》也印证了二者关系密切，所以汉碑中龙与凤的组合顺理成章。

《张迁碑》中的人物形象，极有可能是碑中“表颂”的主人翁张迁。汉代为已故人铭刻肖像常设“榜题”以区分，如山东诸城凉村东汉晚期画像墓中《拜谒图》《讲学图》的墓主人汉阳太守孙臻、山东嘉祥焦城村祠堂后壁《祭拜图》的祠主、嘉祥五老洼祠堂画像石上的“故太守”等。而在世之人也可立像，西汉栾布和于公因功绩被民间立生祠，东汉生祠数量增多，赵岐建“寿藏”（生祠）并自画其像于内。生祠多为民间自发行为，官方参与较少。因此，《张迁碑》中的人物图类似生祠中的主人图，展现的正是张迁，此碑或许效仿了这种追思方式。

《张迁碑》两侧的6条螭龙，下通碑底，上达碑额，象征天地通连。站在额顶上的张迁，手牵两凤，凤鸟象征德、顺、仁、义，此图像寓意张迁德政圆满。《表颂》中“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体现龙、凤、人组合承载着立碑者的美好愿望。龙呈交体寓意代代相续；凤鸟高大象征能量与活力，是对张迁功德、仁义的赞美；张迁信步牵手龙凤，彰显其造福一方的胸怀。树碑者希望张迁福泽绵延、长寿富贵、爵禄无穷、惠及子孙，这不仅是对张迁的祝福，更是一方百姓对国泰民安的期盼。

《张迁碑》宛如一部穿越千年的史书，其形制与装饰承载着汉代的文化、信仰和人们的美好愿景。它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见证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透过它，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在未来，希望更多人关注《张迁碑》，深入研究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让这颗文物明珠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